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四十六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四十六

內容分類

史-史鈔

索書號

史部-史鈔-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 史部-史鈔-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高祖劉邦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漢高祖

附田儻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六

將唐韓游瓌

韓游瓌靈武人始為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
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偽降於虜方出塞門誘
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
辛京杲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
天之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
來赴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靈武使橋次泥
泉與泚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崇暉曰吾壁于
此賊敢踰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塞賊亦隨至

谷水
泚懷
死記

圖書

圖書

圖書

圖書

圖書

識眾
用寡之

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眾彼能分以
亢我餘眾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
無疆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眾且潰
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
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
乾木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
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
傅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
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
軍一員以游瓌惟明賈隱林處之李懷光叛誘游瓌

此賈
生分
王子
弟之
餘計

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
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
其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怙以為亂
今邠有張昕靈武有審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
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
以其眾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
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若
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
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
仗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

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嬖罵城帝疑有變
即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
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
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悟誘舊
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曰懷光自蹈禍機公今可取
富貴無共汙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爲公先驅昕不聽
游瓌稱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瓌戒左
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
應之斬昕首以聞時懷光子玖在邠游瓌衛出之曰
殺之祇以怒敵至必濂不如捨之玖至涇陽懷光遂

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拜邠寧節度使
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休顏分扼京西要險李晟
入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游瓌使諭涇將
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
帝至自興元游瓌及瑊休顏從而李晟尚可孤李元
諒奉迎論功與瑊等皆等一游瓌還屯邠寧懷光寇
同州瑊元亮敗於乾坑詔游瓌率兵并力敗賊衆五
千于屯遂會瑊馬燧圍蒲城師次焦籬堡守將尉珪
降懷光見勢單蹇乃縊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
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營分水北游瓌策曰賊行無人

地必忘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
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虜以兵尾擊游瓌羅幟自
衛輦鼓四發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彥光
約與之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瓌請收鹽
州以斷戎人走集有詔李元諒韓全義率師一萬會
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爲之
請詔問游瓌荅曰西戎弱則請盟疆則入寇今侵地
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瓌以軍
屯洛口盟之日游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卽有
變急趨栢泉以分虜勢城被劫馳以免虜見兵出卽

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瓌方壁長武卽選八百
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戎不可易荅曰賊攻豐義
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
之吐蕃夜遁會子欽緒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
弘謀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
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子送京師帝亦原
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瓌盛
言城豐義以遏虜侵帝悅趣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
且得罪故齎送殊薄旣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
善兵游瓌畏其偪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入宿

衛游瓌遣兵築豐義纜二板而潰寧卒數百大掠游
瓌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亂委軍輕出還
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謚曰襄

唐高駢

高駢字千里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初頗修飾折節爲
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更稱譽之事米
叔明爲司馬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
貫二鵬衆大驚號落鵬侍御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
駢爲都護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拔安
南斬蠻帥段曾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檢校刑部尚書
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始築安南
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剡治由
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



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授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徙節天平僖宗立南詔寇舊州掠城都徙駢劔南四川節度使乘傳詣軍及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屬吾在安南破賊二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廬山聞駢至亟解去駢卽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詔蠻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廩并餐錢

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廩不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廩減焉駢曰比日王率命均之戰士失望於時天平昭義義成戍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于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張樂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尚完府庫方實公削軍廩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四百名叛率籍斬其首乃定駢得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廩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貰投尸於江駢復錄突將戍

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懌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敬全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悅投丸池中人乃安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帝以駢治鄆威化大行且仙芝黨皆鄆人故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將張漣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又詔駢料官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幼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駢建遣漣以兵五千屯柳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

吳柄
劉權

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桂陽以邕管兵五千壁瑞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爲重廣明初漣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漣進擊之巢大懼以金啗漣騰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卽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卽絕駢請戰擊殺漣乘勝度江攻天

將師
撰盜
重賊

長始巢在廣州永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之功不肯赦巢與鄭畋爭於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渡必亂中原駢矍然下令將出師嬖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况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若觀釁求福為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未可以出屯兵保境留木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血外十五萬駢將曹全晟以



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趨

河洛天子遣使者從駢討賊冠蓋相望也俄而兩京

陷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史若諸將有功

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東面都統已

而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為都統

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封渤海郡

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

乃敗將軍又引更始刮磨子嬰軼道事以激帝帝怒

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

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

圖畫
封帥
頂狀

頓盡故肆為醜悖脇邀天子冀復故權又請帝南幸江淮會賊平駢聞縮氣悵悵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用之者鄱陽人世為商僧往來廣陵得諸賈之權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將驗其術因得見駢置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賤具知閭里利病吏得失頗班班言政事以將左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持金帛環結左右日為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為長年方並署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帝以公為

人臣慮機事曠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廢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其陰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駢敕吏即日驅徙殷入居之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璫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咤風雲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敢出口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

數日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
不敢犯駢寶秘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
詰乃刻青石手板爲蛇龍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
植機上駢得之大喜爲寓鵠廷中設機關觸人則飛
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槌其姦者乃
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耳駢始棄人間事
絕妾媵雖將吏不得見客三先遣薰濯詣方士祓除
謂之解穢少選卽引去自是內外無敢言者用之旣
自任淫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遞察之厚
糜食令居衢闕間凡民私閱隱語莫不知道路狎口

誅所惡者數百族募卒二萬爲左右鎮耶軍與守一
分總置官屬如駢府用之每出入駟御至千人建大
第軍胥官署皆備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
之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娟秀光麗善歌舞巾幘
束帶以待月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足至苛留度支
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貲產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
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人於駢使
以驍勇兵三千督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殲焉駢
從子瀆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除之高氏且無種駢
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瀆貸貲不能滿

故妄言因出瀘筆驗之駢敕吏禁瀘出入俄署舒州
刺史未幾為下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人殺瀘嗣襄
王煜之亂駢上書勸進偽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
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為嶺南節度使駢久觖
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
均矣駢之親信皆偏使附已政事未嘗關決駢駢內
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謀請駢齋於其第密縊之
詔為昇天事不克光啓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
言涉淮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
之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於浙西用其力故寵待

絕等用之厚啗以利欲其諧附久下未肯師鐸有美
美用之請見不可狙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為
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劔陰以為援師鐸見駢府宿
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劔
神劔不然其言而猜疑日結用之亦慮其變內欲除
之亟請罷屯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
覲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
行圖君既授書神劔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
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劔於其軍驅市人以濟亂
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

與我善今在淮口兵精士強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濟矣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椎牛釀酒且將犒師師鐸夜出土皆絳繒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諭以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詰其變神劍辭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劍神劍瞋目曰大夫何晚計彼一妖人前假嶺南節度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旣奪魄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刃頭北面事之耶吾前未見君意故不出口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血而盟

淮師鐸爲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誅呂用

之張守一諸葛殷爲名將發神劍中悔謬曰公

崔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神劍請據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民廩尚多何患資儲城中攜離無鬪志何事聲援君意不行何敢違漢璋內忌神劍恐不爲已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玉帛子女共之其四月兵傳城下營城中駭亂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命師鐸懼退舍自固用之稍堙塞諸門駢登延和閣聞囂甚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歸爲門衛所軋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

駢曰吾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
時寶已爲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慚不復有言駢數責
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他日
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謁駢驚匿內寢少選乃出叱曰
得非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
入是矣始與駢貳師鐸壁楊子發民廬舍治攻具用
之大索居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刃擁脇乘城晝夜
不得息又疑爲間數易區處家有饘餉皆相失至饑
外相枕籍駢召大將齋師鐸毋言及其子出諭師鐸
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凶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爲

秦彥遣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門
以應於外師鐸入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
率牙兵將執用之以畀師鐸左鎮鄒兵復斷其後用
之懼乃出奔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駢乃命撤備改服
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卽署師鐸節度
副使漢璋神劔以次授署于時訶衛未謹駢愛將申
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
大恥賊不足平也若不決則及將不得待公因泣下
駢恇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
十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

子第十餘人同幽之。初用之詐為駢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揚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始師鐸召宣州刺史秦彥，至是彥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為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劍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棚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遣鄭漢璋等兵屯門樵蘇道絕，食且乏。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士卒溺死者十八師。鐸以騎為左右翼，既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短兵接，偽北。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玉貲糧，伏謀而出行密引。

輕兵躡其尾，俘殺旁午，橫尸十里。師鐸等奔還駢，久因居，供億窘狹，羣奴徹延和閣，闌檐為薪，煮革帶以食師鐸。既敗，慮駢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可以厭彥。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等往殺之。左右奴客遁歸，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臨，而祭獨用之。縗服哭三日，彥屢敗軍氣摧喪，與師鐸抱膝相視，無他略。更問奉仙賞罰輕重，皆自出。彥遣漢璋擊神劍，破之。神劍奔高郵，欲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將晨伏兵西壕，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軍。

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彥奔東塘人爭出相騰籍死壕塹幾滿彥師鐸將渡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乏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劍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其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劍用之始詐行密曰庶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乏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于三橋借死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鐸有異謀稍并其兵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彥師鐸先至壯士俸之至儒所儒質彥反駢罪斬之至師鐸呼曰大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公之劍瞑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污我手邪趣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謀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衆還廬州儒遂據揚州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饑相仍其地遂空

宋趙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少從父方軍中嘉定十三年與
 弟葵殲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
 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
 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
 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
 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
 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勝敵而無後
 患十七年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
 老勿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

鑑

勞二家既大吉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眾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荆馬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處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兇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

時李全據楚州



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蔡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伴劉瑄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瑄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清張憲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

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淚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因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

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回書謝廟堂三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福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

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鼂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

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其害之狗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於別與閒漫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糶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毋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

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逼山陽長天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

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惟金陵合肥各聚二三十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

重二三帥闔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三年遷淮東安撫副使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亡江臯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度制范又遺善相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

范及范第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

賊之謀遂決遂戮全

詳李全

進范淮東安撫使兼知揚

州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

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

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

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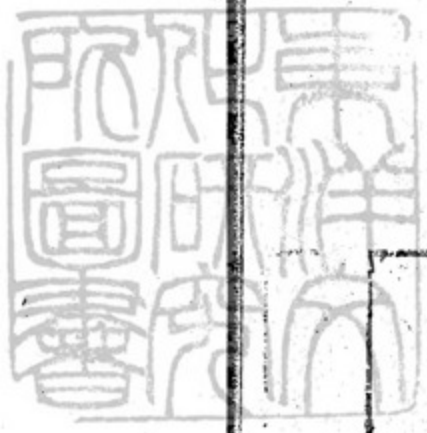
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北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

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

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

蓋自岳飛收復百二十年生聚繁庶城高地深甲於

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尋奉祠
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康府居住嘉熙三
年敘復官職與官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所
圖
書

藏
書
印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十七

0 1 2 3 4 5 6 7 8 9 2





元察罕

子擴廓

察罕帖木兒潁州沈丘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
 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
 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
 穎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
 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
 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
 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
 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
 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

元末
紅巾
賊

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亶懷河北震動察罕進兵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筭軍聲益大振十六年兵部尚書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

知樞密院事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卽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旣備賊始覺不敢動卽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感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十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再趨長安至灞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領大衆入潼關與賊遇賊輒勝

殺獲以億萬計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未幾賊
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即先分兵
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賊果圍之厚凡
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分軍張
左右翼掩擊之城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
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
餘里黨皆遁還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
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即
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
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

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

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
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
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
吳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盜賊屢至守
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於是
天子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河荆襄便宜
行闔外事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已責是年
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群盜
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

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河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

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賀宗哲魏賽因不花關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屯安豐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實貨無筭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

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平定而都魯之子曰孛羅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謀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

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

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
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
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察罕遂移兵圍
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
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
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
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
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
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
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入而

防之左右備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十有一人行至
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朝
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
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
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
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追封潁川王
改謚忠襄於是起復擴廓拜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
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既領兵柄
銜衰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
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

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保以兵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孛羅自察罕旣沒復數以兵爭哥莫帝雖屢解諭之而離隙日深二十三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秃堅得罪於太子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爲孛羅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令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孛羅隱其迹而丞相撟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竟其事太

又方倚重於樞密時擴廓駐太原與孛羅構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撟思監朴不花因誣孛羅老的沙謀爲不軌而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孛羅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孛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撟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語在孛羅傳七月孛羅又與老的沙合秃堅兵同犯闕時擴廓遣將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太子奔于太原孛羅旣入朝據相位又使部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太子乃趣擴廓大舉以討

逆發丞相也速立屯東鄙魏遼齊吳豫爾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孛羅伏誅帝遂詔太子還京而擴廓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左丞相居兩月卽請南還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而用孫養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自京師還河南乃復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張良弼首拒命孔興等亦皆以

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于莫肯統屬豐隙旣開遂成讎敵擴廓乃遣關保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竒氏傳旨令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卽散遣其軍由是太子心銜之及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第遣弟脫因及部將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

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擴廓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即為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高善論兵尤為察罕所信任及兩人見擴廓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太子用沙藍荅兒李國

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以貊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太傅弟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鎮住虎林赤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率兵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孫左丞分省太原關係以兵為之守擴廓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

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晉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與擴廓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李國鳳以誤國皆受黜

既而擴廓上疏自陳其情愴帝尋亦悔悟下詔除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秃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秃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為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即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

注同徽州人起義兵禦寇有功浙行省奏為樞密同

僉張大尉士誠又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士誠心不絕
 潛迫致丞相達識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
 見義氣殊洽與議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
 見之可也乃行見察罕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
 廣攬英傑為天子掃清寰宇建萬世不拔之基察罕
 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
 君遠來必朝見主上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朝
 京拜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褒寵曰江南忠
 義之士還江南見察罕歎 子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
 且夕當聲罪致討君與 又君協力焉同日誥還淮

安史適與士誠有隙亦委心於察罕未幾而察罕為
 賊降將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不獲施宜要金陵
 兵往取姑蘇則不暇我謀可待中原事定尋為之計
 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途嘆曰吾寧
 往姑蘇為保妻子計士誠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出
 兵高郵同竟為士誠所殺

至正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有
 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學士陳祖仁伏闕上
 書言近者南軍侵陷青齊不踰月而迫畿甸朝廷雖
 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中原諸軍左

此疏
 繫元
 家存
 亡

率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倚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

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祖仁又上書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

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廓屢上書疏明其心曲
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之開悟當今為朝廷計者不過
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掎角之勢以言乎守
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
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
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
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
棄之此時雖欲碎首粉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
惟以宗社存亡為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

元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除涇陽縣
尹入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至正
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
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臯固始賊
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
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軍屯朱
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
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
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礪南我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搏

湯泉

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
 迎敵搏霄急躍馬渡礮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
 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
 五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
 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
 州教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
 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
 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
 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
 君方面既陷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

急

願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
 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
 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
 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
 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
 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
 霄爲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
 梟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
 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叫
 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

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淵二千人
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
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
也遣人報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懈
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
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
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
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
為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
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來降

者數百人既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搏霄即以兵守苦
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
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將室潛
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眾曰元帥命我來活
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賊黨散去而引賊
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蘄賊與饒池諸賊復
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
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
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
徽州十四年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

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
勦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
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
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
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川不
利賊乘勢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
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
渡淮保泗州時方暑兩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
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
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旋一處即還此而旗

地

勦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
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
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
搏霄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
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
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
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
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
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
後進有援退有據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臨沂等州縣俱其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

防禦司擇軍官材堪以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握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

禮法

卷之三十一

禮法

三十一

計

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
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
行樞密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
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
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
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
壘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
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
搏霄前摔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
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事聞謚忠定搏霄早
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命曰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
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
子惜之

唐高仁厚

高仁厚爲西川押牙是時宦官田令孜同父兄陳瑄爲西川節度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日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因其自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右印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爲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

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
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
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州
縣不能制敬瑄遣牙將楊行遷等三帥各將三千人
以討之阡能黨愈熾侵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
遷等久無功以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
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
數回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
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
云汝訶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

為心
為上

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
毋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曰發所將止五百人
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
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
救洧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
書汝背為歸順是還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
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
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
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尚
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走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

金

立成擒矣遂遣之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
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
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
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
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
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
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
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
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謀者賊大
喜呼譟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

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
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
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
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
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籍汝曹爲我前行
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
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爲隊授以一旗使
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
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
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

遇之衆投瓦石擊之兵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無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



衆次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大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過之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謀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自到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裒韓求羅夫子首於市

釘旣能羅渾擎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高之旣能孔
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旣能爲之
謀主爲草書激旣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
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仁厚以爲眉州防禦使
陳敬瑄榜邛州凡旣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邛州刺
史申獲旣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敬
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榜令勿問而刺史
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
恐旣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彙往
其家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

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
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唐溪以免密餉
溪蝕箔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
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東川節度使楊師
立以陳敬瑄凡勇權寵之盛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
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
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還以我疆土許
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因其不發兵防遏
徵師立爲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
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大將有諫者輒

殺之進屯涪城遣其將郝繼襲綿州不克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招討等使三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下共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為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為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棄寨走其有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

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感之壕中斬獲甚眾而還仁厚念諸寨寨走者明日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眾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

法令
行

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仁厚獻其首及妻子於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茲事行及汝曹努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隋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人也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為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其兄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為背已奔于陳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鬪者自

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十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旣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高祖代周拜巴州刺史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軍俱會于尹州光仕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帥敗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



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

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五十兩銀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舊州烏蠻反攻隋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煬帝嗣位轉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于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

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運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關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出爲燉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

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時有濟
郡人王簿孟讓等舉兵爲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
戰每挫其銳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
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
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謚曰僖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十六



所
圖
書